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莫斯科的小提琴



[俄]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 著
池济敏 / 译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 主编·汪剑钊 |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俄罗斯“孤儿小说”系列的 典型代表

通过寻找“精神之父”“记忆之父”“全民之父”
完成拯救人类和探索未来的使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斯科的小提琴 / (俄罗斯)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著;
池济敏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11

(金色俄罗斯/汪剑钊主编)

ISBN 978-7-220-10999-7

I. ①莫… II. ①安… ②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2192 号

MOSIKE DE XIAOTIQIN

莫斯科的小提琴

(俄)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著 池济敏/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春晓
林泉
张妮
祝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40mm×203mm

11.25

240千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0999-7

52.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译 序

池济敏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1899–1951）是 20 世纪俄苏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作家，其作品在俄罗斯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评价。俄罗斯作家勃留索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都不吝溢美之词，对其写作才华大为褒奖。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曾说，普拉东诺夫对自己的创作影响最大。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起，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在苏联就少有出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去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直到今天，研究者们还在整理他未曾出版的作品。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文学回归潮，这位被称为“先知”的作家重新引起了关注。

俄罗斯文学家维·什克洛夫斯基在自己 90 岁时评价道：“认识俄罗斯之路是一条艰难之路，而普拉东诺夫熟悉这条路上的每块石头和每个转弯。”俄罗斯当代作家，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阿·瓦尔拉莫夫如是评价普拉东诺夫：“上世纪初俄罗斯蕴积的那种巨大能量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找到了出路。正是在普拉东诺夫的命运与

创作中，俄罗斯道路的最深层次和悲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孤儿主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题。如果把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看成是一种乌托邦的尝试，那么作家的主要作品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将来的尝试、过去的尝试和现在的尝试。不同类型的孤儿们通过三种寻父路径实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寻找精神之父，完成拯救人类的使命探索未来；寻找记忆之父，循着记忆之水追思过去；寻找全民之父，顺应当下潮流面对现实。作家创造了自己的家庭寓言，通过孤儿主题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对过去的追思和对未来的思索，通过不完整的家庭折射出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形成了“孤儿小说”系列。在普拉东诺夫那里，每个人都是孤儿——事实上的或心理上的。孤儿的感觉不仅是失去父母的无助，还是失去自我的迷茫，丧失信仰的惊慌，割裂历史记忆的虚空与绝望……孤儿主题构成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最大的隐喻：俄罗斯（苏联）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孤儿，被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

普拉东诺夫的作品，犹如一部系列电视剧，有一个整体语境。人物、情节、象征在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间徘徊，承载着原型的记忆，在每部新作品中又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自传体小说《谢苗》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作家个人生活的影子：多子女家庭、艰难的生活、操劳的母亲、忙碌的父亲、能干的长子、并不和睦的兄弟（妹）关系……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找到普拉东诺夫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和主题：孤儿、早熟的孩子、无助的成人；生与死、父与子……熟悉普拉东诺夫作品的读者一眼就能发现，谢苗就是那个

典型的孤儿，他以不同的名字，或者根本就没有名字地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谢苗》就像一篇元小说，统领了作家的其他作品。它好似莫斯科红场外俄罗斯公路的原点，其他的所有作品都由此发散开。小主人公谢苗就是其他作品中成年孤儿们的童年记忆。他们都是从谢苗长大，他们的必然与偶然的、不幸、痛苦、欢乐、创伤等都是由此开始。《波图丹河》里的尼基塔、《驿镇》里的菲拉特、《莫斯科的小提琴》里的萨尔托利乌斯就是长大了的谢苗。

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们是思索者，可是他们却无言表达变革的力量；他们是受难者，却也在同大自然的交往中、与同为孤儿的兄弟们的交往中收集着快乐的残片。他们“爱”着，不幸地怯懦地“爱”着，却从未体验过爱的幸福。他们为了生存而劳碌，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普拉东诺夫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这一点与现代主义文学非常相似。在这个世界里，孤儿们的“爱”显得苍白、无奈，甚至是病态、畸形。《波图丹河》里的尼基塔、《驿镇》里的菲拉特、《莫斯科的小提琴》里的萨尔托利乌斯莫不是如此。或者准确地说，他们是没有“个人之爱”，而追求着“人类之爱”。他们无法接受现实却又无力抵抗，就只能退缩到母亲的怀抱中，在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中欺骗自己。孤儿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重回母腹——那是他们人生的巅峰。

普拉东诺夫沿袭了俄罗斯文学的漫游主题。正如果戈理借着乞乞科夫的三套马车发出“俄罗斯要向何处去”之问一样，普拉东诺夫也让自己的孤儿们在行走中寻觅与思考。《内向的人》中的普霍夫、《充满疑虑的马卡尔》中的同名主人公、《莫斯科的小提琴》中的萨

尔托利乌斯都在为追求理想而漂泊。正如作家在代表作《切文古尔镇》中所写的那样“俄罗斯的流浪者和朝圣者常常流浪，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步都播下了人民沉重的灵魂。”而漂泊，恰是对心灵的保护。

作家创作鼎盛期的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末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有血雨腥风，有沧海桑田，更有千百万普通人无可选择地被卷入这场社会变革的洪流和旋涡中。普拉东诺夫带着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豪情踏入文学界，用他平静而深邃的目光反思历史，剖析现实，预言未来。可他却常常感受到和《乌利亚》中那位同名小女孩同样的折磨：他能看见一切丑恶，这让他痛苦。在一个人人都不需要真相的国度，说真话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异类。因为“人们不需要看见真相，他们全都明白。而那些不明白的人，即使看见了也不会相信”。

在《尤什卡》中，作家仿佛预言了自己的身后事。与作家在世时的寂寥无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哀悼者出现在了她的葬礼上，包括各个派别的作家，以及对他及其作品发表过尖锐批评的人。这仿佛是重现了尤什卡葬礼的情形。作家的葬礼上，众人心情复杂。作家科瓦列夫斯基更是扑到墓前放声大哭“请原谅我们，原谅这些深爱着你，却又没能表现出对你的爱的朋友们。请原谅我们，在你困难的时候没能帮助你。”

普拉东诺夫曾这样评价普希金“普希金作品的秘密何在？就在于，在他的作品之外——在清楚的形式和深刻透彻的思想背后，还留下了更多言之未尽的东西。我们看见的是一片大海，而透过它，我们还将看见整个海洋。”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阅读普拉东诺夫的意义。

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学是世界上最有预见性的文学。它充满了预感和预言，它具备大难临头的惊恐。”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普拉东诺夫，与作家对话，不仅更深刻地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他书中反映的历史，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今天的时代与命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圣经》里的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 24）。这句话被写在了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的墙上。对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诸多对话的普拉东诺夫来说，这段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创作风格独特，思想深刻的作家，在中国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还不高。无论是其作品被译介成汉语的数量，还是现有研究成果的深度，研究范围的广度都与普拉东诺夫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和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水平不相符合。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叙事方式奇特，语言风格怪异。对他来说，小说中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情节。所以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连贯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偏重于沉重的理性思考。这虽能让人掩卷沉思，心有戚戚焉，可对于初次阅读的读者来说，太过艰涩。作家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太多的自造词也曾让世界各国的译者发出“普拉东诺夫不可译”的感叹。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

出于对普拉东诺夫的爱，本书的译者迎难而上。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的误译之处，还望各位不吝指正。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

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

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烈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

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

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

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目 录

Contents

内向的人	/001
驿 镇	/094
满腹疑虑的马卡尔	/154
谢 苗(旧时故事)	/177
波图丹河	/191
家 庭	/224
迷雾般青春的朝霞	/236
莫斯科的小提琴	/266
乌利亚	/289
尤什卡	/298

垃圾风 /307

老头和老太太 /327

内向的人^①

1

福马·普霍夫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家里没了女主人之后，他饿了就在妻子的棺材上切香肠吃。

“大自然各取所需！”普霍夫这样总结这个问题。

安葬完妻子，普霍夫躺下睡觉。紧张忙碌之后他累得精疲力竭。醒来，他想喝点格瓦斯，可是妻子还在病中的时候格瓦斯就喝完了，现在家里又没了采买食品的人。于是普霍夫抽起了烟——为了不口渴。一支烟还没抽完，就有人用一只绝对服从的手咚咚敲响了他家房门。

“谁啊？”普霍夫大声问，深吸了一大口烟，“都不让人伤会儿心，混蛋！”

门开了，可能来人找他有事。

车辆段段长办公室的看门人走了进来。

^① 这篇小说献给我曾经的同志 Ф. Е. 普霍夫和弗兰格尔老巢新罗斯斯克空降兵政委托尔斯基同志。——原注

“福马·叶戈雷奇，——派工单！请在表上签字！又刮起了暴风雪——要出车！”

福马·叶戈雷奇签完字看了看窗外：的确，暴风雪已经刮了起来，风在炉子的风门上方呼呼作响。看门人走了，福马·叶戈雷奇听着呼啸的暴风雪难过起来——既是因为寂寞，也是因为失去妻子后的无依无靠。

“一切都依照自然法则行事！”他这样说服自己，稍微平静了些。

可是暴风雪在普霍夫头顶上，在烟囱里肆虐。这种情况下多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不说妻子，哪怕是个小动物也好啊。

派工单上要求 16 点到火车站，现在是 12 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福马·叶戈雷奇没有理会屋外暴风雪的歌唱，这样做了。

普霍夫挣扎着醒来，感到身子绵软无力浑身冒汗。他不由自主地按照过去的习惯喊了一声：

“格拉莎！”他在喊妻子。木屋挺住了风雪的打击，吱嘎作响。两个房间都空荡荡的，没有人听见福马·叶戈雷奇的话。若是平时马上就能传来妻子关切的回答：

“你怎么啦，福姆什卡^①？”

“没什么，”平时福马·叶戈雷奇会回答说，“我就是叫你一声，你没事儿吧？”

而现在没有任何人回答，参与对话：这就是自然法则！

“给我的老太婆做一次大修吧——就算她活着，还不是既没钱，

① 福马的爱称。——译者注